

六藝之一錄

五七

卷之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詳校官中書_臣陸湘

負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宮

篆隸監生臣郎錦駒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六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一百二

集錄金石序記

歐陽文忠集古錄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

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
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
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
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
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
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栢碑彛器銘詩序記下
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
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

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
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
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
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
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
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
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
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

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
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
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
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
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
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廬陵歐陽脩序

歐陽棐集古錄目序

集古錄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棐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
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
之僻而以為耳目之玩哉其為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
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
謂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為
目錄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棐退而悉發千
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於
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

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
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
也又將遂散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
撰之人事跡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為一十卷以
附於跋尾之後夫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
未嘗不為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豈非以
其繁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
志也熙寧二年二月記

朱長文碑刻錄後序

名者聖人之所以勵中人也朝廷之臣以忠義相高山
林之士以志操自處至于建一事創一物皆欲有以傳
後及夫釋老之流亦各思著其言教此不惟其性之所
然皆知其名之可貴也人生天地間如晨飈石火之速
其至於七十者幾希而名之所垂或千萬齡而無窮是
亦可尚也故古之君子惟物之久而可托以名者莫過
乎金石是以書而勒之然而風日之所消礫樵牧之所

輔鑠陵谷之所遷易丘墓之所湮沒或磨滅無聞或刊
缺難辯誠為可嘆息也石刻始於周行於秦漢而極盛
於唐今周秦之迹僅有存者漢隸亦時見於郡國間唐
碑不可勝數矣又不知千百世之後所遺者復幾何耶
予故據所聞見者僅錄其名以遺好事者使可以求之
也然自古石刻不在錄中者蓋多矣余不能悉知也自
五代至於皇朝碑碣尚完而衆聽所易聞不必繁述云

趙德夫金石錄序

余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辭以
廣異聞後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讀而賢之以為是正
譌謬有功於後學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無歲月先後
之次思欲廣而成書以傳學者於是益訪求藏畜凡廿
年而後粗備上自三代下訖隋唐五季內自京師達於
四方遐邦絕域夷狄所傳倉史以來古文奇字大小二
篆分隸行草之書鐘鼎簠簋尊敦甗鬲槃杆之銘詞人
墨客詩歌賦頌碑志叙記之文章名卿賢士之功烈行

治至於浮屠老子之說凡古物奇器豐碑巨刻所載與夫殘章斷畫磨滅而僅存者略無遺矣因次其先後為二千卷余之致力於斯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為玩好之具而已也蓋嘗竊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迹悉載於史雖是非褒貶出於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之既久理當依據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

可信不疑則又考其異同參以他書為金石錄卅卷至
於文詞之媿惡字畫之工拙覽者當自得之皆不復論
嗚呼自三代以來聖賢遺迹著於金石者多矣蓋其風
雨侵蝕與夫樵夫牧童毀傷淪棄之餘幸而存之者止
此爾是金石之固猶不足恃然則所謂二千卷者終歸
于磨滅而余之是書有時而或傳也孔子曰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書
之成其賢於無所用心豈特博奕之比乎輒錄而傳諸

後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補焉東武趙明誠序

劉斯立金石錄序

東武趙明誠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
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三十卷別
白抵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
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板模印便
於流本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
為利害之數畧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

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
後學搜抉證驗力多功寡此校讐之士抱槧懷鉉所以
汲汲也昔人欲判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
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弘景亟稱之以為知言彼
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讐書邵曰誤書思之
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
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
偽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